

此锲而不舍，直到《文集》的出版完成。现在未编入这部文集的潘光旦著作尚待整理，我们还须继续努力。

其次，在我准备这部《文集》稿件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前辈学者著作量之大，研究之广之深，以至于我们学力不足的人，编辑整理起来还要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又接触到与潘光旦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著作文献，这些学者曾经在学术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全国知名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至今出版了文集或全集的人数尚不多。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社会学家，又如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教授们，情况都是如此。我深感这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在学术传承方面欠了许多历史账。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有需要也有条件来进一步解决一些积存的问题。许多学者和出版单位虽然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采取具体措施来及时整理出版上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如果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再来做这件事情，他们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多了。

我借此机会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这部文集的出版表示感谢。对关照这部文集出版工作的历任社长、总编和参与复审、终审、装帧设计的各位编辑先生以及总编室正、副主任，发行部正、副主任表示感谢。从《文集》的总体规划到编辑出版，他们都曾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只提到以下几位：原任总编的苏志中先生，他最早对文集的总体规划提出原则性的意见，例如那时我们为适应社会学学科当前的需要，曾经有过按著作内容分类编文集的想法，他认为还是按著作时间先后编为妥，因为有些著作是很难分类的，这的确是经验之谈；他希望我们把这部文集编成潘光旦著作的最佳版本。曾任总编的温儒敏先生，建议日记可全部收入，并提出应列入年表。但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对年表未能全面详列，只细列了著作部分。彭松建社长和张文定副总编一直关心、支持这部文集的工作，亲自过问。郑昌德编辑自始至终担任复审。美编常燕生先生对这部文集的封面作了再次的设计，并亲自制作了全部的卷首图片。

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沈昆朋先生，他是北大出版社资深的编辑。他自始至终负责这项工作。从商定分卷计划及编辑凡例开始，随后逐卷详细地审定和编排全部文稿，即便在自己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直到印刷、装订的各道工序全部完成。由于这部文集的工作过程延续多年，工作辛苦，不但他的节假日取消，甚至健康不好也不肯休息。实际上他的一些困难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在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度右肩内出血，大家劝他暂停工作，他却坚持用左手写字。当他左肩又内出血，吃饭都要夫人帮助的时候，他还坚持看稿，由别人代为翻页。当他一度住医院期间，理所当然应该暂停工作，他却带了他家的小炕桌在病床上工作。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最后我要向我本单位社会学系的领导表示感谢。在我退休之后，仍然关怀到我的生活，并帮助我改善了工作条件。

谢谢大家。

##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



韩明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一. 什么是“中和位育”

“中和位育”思想是潘光旦先生社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他的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他的其他思想和观点，很多是从“中和位育”思想衍生出来的。

“中和位育”思想，是从众所周知的儒家哲学名著《中庸》来的。《中庸》里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人们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当它们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叫做中，即中正不偏；发了出来，都合乎节度就叫和，即平顺和谐。中是人们行为表现的最大的根源，和是人们行为活动的普遍的准则。人们如果能够尽力做好中和，达到中和的境界，万事就会得到合理的安排，万物也会得到发育和繁荣。

从上述引言可知，所谓中和是指人们在实际活动中，要理智与情感的高度结合。中是情感，和是理智，人不能仅凭情感办事，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人要循着情感和理智的协调，处理一切事物。这样，小自一个人，大至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一切事务中最好都要发扬中的精神。

要理智与情感的高度结合，做好中和的确并不容易。就个人关系而言，一个人当他面临某一事物时，常常与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意识（包括：需要、态度、观念、信念、习惯等）之间发生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切身体验或反映就有不同情感表现。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对面临的事物是喜爱还是憎恶，那要根据你的认识和判断结果，这样就会人人不同。或即令在同一人身上，时间不同，情况不同也有不同反映。何种反映才是“中节”才是最适当的，那就有不同的评价了。

### 二. 潘先生的位育思想

据潘乃谷同志的研究，潘先生从 1926 年还在美国做学生时，即开始“位育”的研究。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以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论述了自己的新人文主义的位育思想。潘先生的位育思想，论证的范围很深很广，在这里我只想就个人认识所及，简单地标题式的列出几点体会：

（一）位育问题产生于差别。潘先生认为位育问题产生差别，从自然界到社会，各种事物莫不存在差别，有差别才谈得上位育。

（二）位育就是通常所说的适应（adaptation）、顺应、协调（adjustment），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即适应。

（三）要搞好位育（致中和）就要搞好位育的主体，即人。搞好人的优生、教育、群体的健康、团结和发展。这是他在许多文章中发挥的。

（四）位育不仅是指单个人，从个人、集体（人口）以至整个民族、国家，都有位育问题。

（五）位育不是单向的，是主体与客体双向的，多向的；也是多面的，而非单面的；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道德、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的。

总之，在最恰当的位置上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这就是位育。

### 三.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关于位育的现代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是从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热点引起的。美国新墨西哥首府圣菲（Santa Fe）以研究“复杂性”（complexity）为中心。1994年研究人员霍兰（J.Holland）提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简称Cas理论。

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是个难题。近代科学发展，学科越来越细，相互封锁、隔阂，缺乏整体观，更促使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难予认识。

Cas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一）“适应性是造就复杂性，重要机制之一”。人的成长是在不断适应、创新中成长的。复杂性不是来自于神秘的外来的力量（上帝），而是来自于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主体与环境反复的相互的作用，才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也就是说主体是主动的活的实体（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主体环境（包括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

（二）要把宏观和微观有机地联系起来，主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个体的变化成为整个系统的变化的基础。

（三）不能忽视随机因素，随机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活的因素，不仅影响系统状态，而且影响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四）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本来就有的，也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以上资料见《系统科学》第8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主编许国志，副主编顾基发、车宏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从如上几点可以看到圣菲研究的研究成果与潘先生所论证的位育思想不少看法不谋而合。

#### 四. 一点感想：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位育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活动不是单边的（unilateral）而是双边的（bilateral），多边的。是互为条件、互通有无、互相依存的。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一连串的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到处碰壁是违反位育原理的。

##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锐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潘光旦先生逝世至今已有34年，今天这14卷《文集》经过精心编辑，终于出版，使人十分高兴。这无论在恢复一位大师的一度湮没的学说，使之成为天下人共晓，或者在振兴中国人文学科，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秀遗产上，都称得起是一件大事。

在潘光旦先生晚年，我曾经同他一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他这一期间的生活情况知道的较多，有关追忆的文章已写过两篇，刊登在《中和位育》上，凡是在那里说过的，今天不想重复。回顾以往，我惋惜的是潘先生的多部著作，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因其学说遭受禁锢，我无从看到，而潘先生也从来没有向我介绍一二，这是不幸的时代潮流与不幸的个人遭遇使然。我虽然惋惜而不甚后悔，以故在上世纪60年代中，所能接触到的也多在他的生活方面。自优生学与社会学解禁以来，瞬间又逝去了二十多年，以我对潘先生的学说的肤浅的认识，印证记忆中的潘先生

